

四書五經第二種

中庸章句集注

朱熹注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

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自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竣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帝猶令也。性亦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無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所謂樂或異故不能刑政之屬是也。蓋聖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者。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為道者也。不可須臾離也。可自不能已矣。故君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熟識也。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雜於須臾。是以君子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人所不知而已所獨

人雖不知如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苟有善其潛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苟有善其潛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道也。達道者循性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下古今之所共由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維而極者也。有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故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地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中庸章句

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賦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不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和之義。中實兼中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以行此道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可。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適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舜乎。如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適言者。淺

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益凡物皆有

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

右第六章。

此知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

能期月守也。子知之中。知去聲。若晉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

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

也。奉持而著之。心習之。間言能守也。顏子益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

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

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枉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革，席也。金，戈兵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倚，人爲強，君子之道也。○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倚，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倚，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倚，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倚，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素隱行怪，言深能已矣。○素，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見知不能也。○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爲索隱行怪，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居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也。

右第十一章

子曰：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不爲索隱行怪，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居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也。

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字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貴用之。○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

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

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竟病博施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鵲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此謂隱也故程子曰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文結上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不能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心度人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於人亦不違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訓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願行矣行之力則行願言矣慥慥爲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上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其所居之心也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言素其位而

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居易素位而行也

得而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也幸謂所不當

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思之言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猶同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室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也

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室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

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

與贊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所爲物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無形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心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

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致○詩大雅抑之篇格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誠者

來也。矧況也射音亦詩作致○詩大雅抑之篇格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致○詩大雅抑之篇格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致○詩大雅抑之篇格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致○詩大雅抑之篇格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實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室民空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肅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晉秦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纘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王季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益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祖緡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通於上下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者言之。下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爲去聲。○宗廟之太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齒也。昭如字。昭穆穆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酬也。旅酬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各舉解於其長而衆相酬益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祀天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策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上承物其成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得天下之遠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空也尊賢爲大親親之般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隱慈愛之意深在下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隱慈愛之意深在下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以道脩身。以仁。故思脩身不

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

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

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知

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開

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

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

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勉行者勇也。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

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勉行。謂

不能有成。此道之同。子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子行。文。好近乎知。

乎達德而不求。自私者。殉人欲而忘反。儒者甘為人下而不斷。故好學非知然足以及破愚

者自是而不求。私者殉人欲而忘反。儒者甘為人下而不斷。故好學非知然足以及破愚

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

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凡為

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

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言謂道成於己而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惑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朝。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以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時之誠而養之厚。益以身體之。而如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往則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指其切反。行去聲。○凡事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事皆發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承上文誠身從七容反。○此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其大端明則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致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推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精而不異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惟誠之至四體謂動作威儀之萌。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中一有不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徵驗於中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

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悠久也本

此言聖人與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

爲而成地見音現也。不動而下配天也。用無息之力。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

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也一曰言天也二曰言誠也三曰言誠之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也

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天也。一最上之多。及其黃皇。戎華。娛

而重辰可晦而不曳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文章木生之禽獸居之實

載興焉。今夫冰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龍蛟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卷平聲。今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言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卷平聲。今市若反。

大。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音烏乎音呼。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

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己，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然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節而言而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大哉禮

傳三百威儀三千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待其人而後行兩節故曰昔不至意至道不疑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女君子尊德生而道用學又養而不怠青

敬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不至徂三。這不列點節而言之也。疑聚也。成也。故君子韋復性而遠問學。至廣大而盡精

中庸章句

矣。復時習之也。教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使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格致之屬也。致知之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不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益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德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德其言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皆同。與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丞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以上孔子之言。子。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體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言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王。上焉者。謂時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事也。本諸身者。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質諸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運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質諸